

清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一辑)

王静 / 主编

古丰识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清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古丰识略

(第一辑)

王静 /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一辑, 古丰识略/(清)钟秀,
(清)张曾编;王静主编.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 - 7 - 204 - 14202 - 6

I. ①清… II. ①钟… ②张… ③王… III. ①蒙
古族 - 民族历史 - 中国 - 清代②呼和浩特市 - 地方志 -
清代 IV. ①K281.2②K29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3894 号

清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

古丰识略

主 编 王 静

策划编辑 王 静

责任编辑 李向东 马燕茹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8号波士名人国际B座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4202 - 6/K · 726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3946120 3946169

编委会名单

主 编：王 静

编委会成员：樊志强 高建国 韩善美

李治国 马红杰 杨 阳

谢志龙

标点说明

丰富发展区域文化，是增强区域凝聚力、提高人民素质的重要方式。呼和浩特这样的边疆地区城市，虽然已建立三百多年，可是真正的文化传统并不丰富。因此，面对有限的文化遗产，应该更加珍视和挖掘。作为历史人，一方面，应该对现存古籍进行整理出版；另一方面，在尽可能保持原貌的情况下，对古籍进行一些技术加工，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竖排改为横排，添加句逗、标点，使之更适合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从而让更多的文化人士，以及历史爱好者收藏和阅读，更好地传承呼和浩特的历史文化。

在与呼和浩特相关的历史古籍中，《古丰识略》是非常特别的一本，因为此书是呼和浩特的第一部地方志。《古丰识略》诞生于咸丰九年（1859年），系统地介绍了呼和浩特地区的风土人情、历史传承、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历史史实。该书有两位作者，第一作者是归绥道台钟秀。钟秀，字石帆，满洲正红旗人。咸丰五年八月至咸丰六年三月和咸丰六年九月到咸丰九年三月，钟秀由户部郎中简任，两次担任归绥道台，共计三年零三个月。^① 钟

①（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卷二六，人部，官制。

秀其人，在归化城众多官员中，政绩并不算出色，甚至此后的《绥远通志稿》给第二作者张曾立传，钟秀却淹没无闻。他在归绥道上的任职情况，只有《古丰识略》中有所记载：因为没能按时按量催征清水河厅的额定赋税，钟秀被清廷惩处罢官。后来经山西巡抚的斡旋，开缺归绥道，作为候补官员留在山西省备用。后来钟秀被补授冀宁道，官声不好，被人称为无钱不要。^①幸运的是再次因为“讯无实迹”^②，逃脱了惩罚。此后他仕途不错，先是升任山东盐运使、山西按察使、调任陕西按察使，又擢升至陕西布政使，后调任直隶布政使、江苏布政使，并于江苏布政使任上病故。^③钟秀是一个普通的清朝官员，能为今人所知，重要原因是在他归绥道任内，主持撰写了呼和浩特地区地方志的开山之作。

其实在《古丰识略》的写作过程中，钟秀更多是一个提供资金和资料支持的角色。该书主要的作者是张曾。张曾，字小袁，山西崞县人（今山西原平市）。道光十七年（1837年），乡试中举人。此后十余年间，张曾到山西及呼和浩特地区，在各方官处做幕僚。因为精明强干，很受各处官员欢迎。清末战乱频繁，张曾积极参与其中，终于因为有功，被授予布政使使司理问，后病逝。咸丰年间，钟秀高薪延聘张曾至归化城，撰修《古丰识略》。此外，张曾还著有文集，古近体诗若干卷。^④

《古丰识略》共四十卷，未刊印，只有手抄本。现在有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等抄本。本书所用主要版本，是泰州古旧书店抄本，并参考其他版本而成。之所以选用该版本，因为它是钟秀自己所藏之原版书的一手抄本，中

① 《清穆宗实录》卷三七四，同治元年六月壬申。

② 《清穆宗实录》卷三七，同治元年八月己巳。

③ 《清穆宗实录》卷二二九，同治七年四月丁酉。

④ 《绥远通志稿》卷九四，人物（侨寓）。

转较少，更加接近原书。该书中也有一些错漏，参以其他抄本补充完整。

《古丰识略》中，清朝之前的内容多采二十一史、《资治通鉴》等书。清代内容，兼有魏源的《圣武记》《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书。这些内容史学价值一般，但以呼和浩特作为视角，裁剪史料，可以说是边疆视角的一种全新尝试。最为珍贵的是，该书利用了一些当时归绥地方政府的档案资料，比如公署、官学、义学、教场、税课等等内容，如果不是该书的收集整理，其中很多资料，现在已然散失。除了文字资料，张曾还注重实地调研，几个月间“复不憚劳费，亲历城市乡村，寻山问水，一车一仆，晨出暮归，谋野则获灯下，彼此考订。”^①从而获得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古丰识略》的史学价值，在清代就获得认可，光绪年间撰修的《山西通志》《归化城厅志》《归绥道志》等书，大量引用此书。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古丰识略》与《归绥识略》的关系。《古丰识略》成书于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张曾又增订重修了《古丰识略》，改名为《归绥识略》。《归绥识略》是在《古丰识略》的基础上写成，钟秀虽然没有参与太多的写作工作，可是张曾的写作条件都是钟秀提供的，他个人的薪金由钟秀私人承担，需要的书籍、档案等资料，由钟秀提供。在该书的撰写过程中，钟秀一直跟进，根据自己的实地经验，提出各种见解，甚至在《古丰识略》的序言中，张曾自己也说明把钟秀列为第一作者的原因：“君独不记柳柳州《梓人传》耶？昔京兆尹将饰官署，委群才，会众工，斧斤刀锯者，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丈，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曰斧，执斧者奔而右；曰锯，执锯者，趋而左斤者斲，刀者削，皆

^①（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钟秀，序。

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既成，书其上曰：末年月日某建，则梓人姓名也，识略之，作何以异？”^①两年后，钟秀罢官去职，张曾在《归绥识略》的作者中，彻底抹去了钟秀的名字，甚至连钟秀的序文也一并删去，不得不说是《归绥识略》的一大缺憾。

长期以来《古丰识略》与《归绥识略》经常混淆，有人认为两书其实为一书。其实《古丰识略》有其独特的价值，可以传递出更接近历史本真的信息。

第一，《古丰识略》比《归绥识略》多四卷，分别是卷二占候、卷三象警、卷三十五风俗、卷三十八书籍。其中，占候卷、象警卷可以作为古代呼和浩特地区思想史的重要内容。而风俗尤为珍贵，是张曾亲身考察写成，为呼和浩特地区的社会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而书籍卷可以做文献学的重要线索。

第二，《古丰识略》其他卷目中，也有一些独特的资料。比如：卷二十赛社，大量记载踏青时，呼和浩特地区男女不讲礼法，昼夜嬉闹的场景；卷三十九土产，张曾用相当篇幅记录了，当地大量种植罌粟的情况，这些记载都为他书所无。

第三，《古丰识略》一些文字方面的用法，同样引人深思。比如：卷三十一史鉴，有这样的纪年方式：“庄烈帝崇禎七年秋七月，我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师戒严。”读者如果对清史有一定了解，应该知道康熙初年震动全国的《明史》案，就是因为年号的使用错误，发生了著名的文字狱。明崇禎七年就是清天聪八年，本书只书明朝年号，不书清朝年号，清前期被列为造反无疑。可是在咸丰年间，此书还是呈递给清朝满洲官员审阅，甚至署名，竟然有这样的错误，后来谁也没被追究，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清后期，清政府在文字方面的管控已经大大减弱。

①（清）钟秀，张曾：《古丰识略》钟秀，序。

此外，该书还有不少拥有独特价值的地方，因为篇幅的关系，笔者不再一一列举分析，有志了解该段历史的读者，可以细细品读。最后，由于本书从接到任务，到整理完成，时间短促。加之，笔者能力有限，错谬自然不少，还望各界学者批评指正。

标点者：李治国

此书为钟石帆将军辑，而未镌稿。本将军与先职方公，为驾部前辈。先职方公在宣南得原稿，为祖姑丈卞颂臣制军索去时，先通议公方，在济南节幕，因与舅父黄公静齐分手，趲抄数日而毕。时瑞方十三龄，得见原本，字作院体，缮写极工，阅今五十年，展卷静观，犹恍见退食篝灯，挥翰情景。谨识卷端，俾吾子孙知为。

——手泽而宝爱之，民国戊寅五月，裕瑞，敬志

序

己未春，小袁《古丰识略》初稿既成，属余为序。余受而读之，开卷即首列余名，余骇然。小袁曰：“君独不记柳柳州《梓人传》耶？昔京兆尹将饰官署，委群才，会众工。斧斤刀锯者，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曰：‘斧！’执斧者奔，而右曰：‘锯！’执锯者，趋而左。斤者斲，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既成，书其上曰：末年月日某建，则梓人姓名也，识略之，作何以异？”是余甲寅秋分，巡兹土，受篆之日。

即首以志乘，为询王雁汀制军，时抚晋亦檄取口外各厅志书。顾此间，自土默特向顺以来，我国家深仁厚泽，涵濡已久，声教所讫，民物繁庶，洵晋北亦大都会也。而志乘之作，至今缺如。《通志》附朔平府后，寥寥数言。《府志》修于雍正初年，每类附载数则，而简略过甚，其中不无舛错。江文通曰：“作史莫难于志信。”然余尔时，即有创修之思，乃以乙卯春躬诣会，垣面陈地方事宜。蒙中丞委鞠西包头商人控案，留省八阅月，回任接办水灾账务暨查，算各属交代，本关历任奏销，并安设各小口。丙辰秋，奉绥远城将军，奏委赴萨拉齐，会同乌兰察布盟长四子部落王，审询乌喇特西公旗枪毙民命一案，并勘办喇嘛洞，清水河北务，轮蹄鞅掌，历碌无闲，不律隍糜，视同隔世，而志书之作，耿耿不能去怀。是岁杪，小袁来署，谈及此，则毅然任

之，然亦以一人心力，为此数千百年创始之举，无采访诸人可助，无故辙可寻，难稽考前人书籍，有《塞北行纪》《出塞纪略》《北征录》及《北番风俗》记载，在四库书目，而萧条行篋无一编之储，塞外鲜藏书家，又复无从辄借，每欲拈笔，则复中止，盖亦如难而退者，屡矣。去夏夏余，奉部议，瓜期将及，亟与小袁商谓：此时不草创成书，恐嗣后益难为力。因检自携书籍，及科房案卷，置小袁室中，俾得搜采而抄辑之。小袁复不惮劳费，亲历城市乡村，寻山问水，一车一仆，晨出暮归，谋野则获灯下，彼此考订，或余为搜其颠末，而小袁手录于纸，或小袁先为条列，而余复参酌于后，或稽古昔，或采近今，分天地人物，厘然为四十卷，卷末各附按语，不数月书成，仍不敢以志乘自居。唯遵《钦定新疆识略》之例，亦以识略目之。至《通志》、《府志》俱附志归化城，今既五厅，分列归化城三字，似未足以尽之。

恭读我圣祖仁皇帝《御制崇福寺碑文》：“朕唯归化城为古丰州地。”煌煌天语，包赅古今，因名之曰：《古丰识略》，俟后更详考而增定焉。小袁既首书余名，余故不敢如柳州所云，以梓人自居。而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实与小袁同审，曲而面势焉，都料匠之作，其乌能免贻诮也，夫是为序。

——咸丰十年，花朝后三日，石帆钟书

目 录

天 部	(1)
卷 一 星夜	(1)
卷 二 占候	(1)
卷 三 象警	(3)
卷 四 节气	(5)
地 部	(6)
卷 五 沿革	(6)
卷 六 疆域	(9)
卷 七 山川	(11)
卷 八 古迹	(16)
卷 九 陵墓	(22)
卷 十 关津	(24)
卷十一 城郭	(25)
卷十二 坛庙	(26)
卷十三 寺塔	(29)
卷十四 公署	(33)
卷十五 官学	(35)
卷十六 义学	(36)
卷十七 教场	(39)

卷十八	仓储	(41)
卷十九	田赋	(42)
卷二十	市集	(43)
卷二十一	赛社	(45)
卷二十二	济恤	(49)
卷二十三	村庄	(50)

人 部	(61)
-----------	------

卷二十四	驻蹕	(61)
卷二十五	巡幸	(61)
卷二十六	官制	(63)
卷二十七	兵防	(71)
卷二十八	官绩	(75)
卷二十九	乡贤	(83)
卷三十	流寓	(91)
卷三十一	史鉴	(97)
卷三十二	宸翰	(124)
卷三十三	艺文(上)	(125)
卷三十四	艺文(下)	(201)
卷三十五	风俗	(209)
卷三十六	土默特	(210)
卷三十七	呼图克图	(216)

物 部	(233)
-----------	-------

卷三十八	书籍	(233)
卷三十九	土产	(233)
卷四十	税课	(244)

天 部

卷一 星夜

赵地，昴、毕之分野。赵分晋得赵国，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定襄。五原、云中，本戎狄地，雁门于天文别属燕，见《汉书·地理志》。按《山西通志》于归化城分野，但言无考志，慎也。《朔平府志》历引蔡邕《月令章句》，费直《周易说续》《汉书》注，晋、唐、宋天文志，《金史》，《文献通考》诸书，其说不一，而断以山西诸郡，太原、潞安、辽沁，俱参井，分野大同。昴毕分野朔平，介太原、大同之间，所分之野，应从昴、毕、井三星，而冀之。北土马牧之所出，天苑之象，存马胃得马牧之气，赵之分野应兼胃、昴、毕三星，因悉列图，以备参考。唯是胃星分野，《汉·地理志》未之及，历代天文志则谓，其在鲁分，如遽以娄胃之墟，东北负山，胃得马牧之气，与冀之北土，同占其说，不无臆断。至井、星分野，既在太原、潞安、辽沁中，隔雁门距此地颇远，而遽引唐书谓，边外丰、胜诸州，皆东井之分。归化城，古丰州地，兼昴、毕、井无疑。独不思李淳风之说，洪容齐已讥其谬，且其说，以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列于东井，与鬼秦雍州之下，而于昴、毕赵冀州下，返列信都、巨鹿等十一郡，与汉书大相刺谬，又乌可据以为证，天道远而难知，《汉书·地理志》既明言之今，仍以昴、毕为断。

卷二 占候

昴宿第七星，为毛头跳跃，则边兵大起，荧惑守其北，燕赵

兵起太白，守之边兵动。毕宿有大星曰天，一曰边将，明大则远方来贡，失色边兵乱动，摇边兵起。昴毕间二星曰天街，主国界，金火守之，边兵起，附耳一星，在毕下，主听得失。星盛主中国，微有盗贼，边堠警动，移则谗佞行，兵大起。

五车五星，三柱九星，在毕北主天子五兵：西北曰“天库”，主秦；东北曰“天狱”，主燕赵；东南曰“天仓”，主鲁卫；中央曰“司空”，主楚；西南曰“卿”，主魏。五星有变，各以所主，占之又填星舍。五车燕代大旱，三柱一日，三泉一日，休一日，旗五星明柱皆见，则仓廩充实。天关一星，在五车南毕西北，亦曰“天门”，主边事，主关闭。

参旗九星，在天关西天旗也。明而稀则边警，不动流星入北地，兵起。毕西南九星曰“九旂”，天子之旗也，主边军进退，金火守之，兵乱起（以上占昴毕宿）。晋候辰星，占参伐秦。晋用兵，复占太白。边塞数侵，独占辰星。中台下星，主冀边国。警则下星，疏而横色白。招摇一星，近北斗，在杓端，主北边兵，芒角变动，兵大行，明则兵起。天锋一星，一名兹戈，在招摇北，主北边兵，芒角变动，则边兵起。

梗河三星，在帝座北，招摇在其中，主北边兵。为剑戟之星，不见或进退不定，锋镝乱起，大为边境之患。传舍九星，在华盖上，近河主外使入中国，宾客之馆也。客星守之，备奸使。长垣四星在少微，南主界域。太白入，边将叛。阳门二星在库楼东北，主边塞，险阻之地。客星出有边警。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客星入北边，饥守之守，御之臣作乱。狗国四星主三，韩、鲜卑、猓狁、乌桓之属，不明则吉，明则寇起。天垒十二星，在兹南，圆如大钱，主北边及丁零、鬼方之属，荧惑入守，边塞有警（以上占诸星）。

按古太史之职，观天文，察地理，掌占候司，记载世有专官。其余躔度象缉辩之也，详占之也。确丰州为赵极西北地考之。天文家言，昴、毕两宿，占边事者八星，而胃、井无一，焉

信乎？班氏之说，显而可征。言胃、井者，不待辨，而知其失矣。虽边之一字，东西南朔，所暨者，广而分野，所在自应指北边而言，言北边者，虽不仅指丰州，而要不能谓，丰州之非北边也，因取昴、毕两宿，占边事者识之。而并与诸星占验关北边者，附识于后。《易》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幸无以其管窥也，而忽之。

卷三 象警

汉高帝七年，月晕，围参毕七重。文帝后七年秋七月，火东行毕阳环毕，东北出西，逆行至昴宿南，乃东行。顺帝永建六年春二月，彗星昏见西北，历昴毕。晋惠帝元康三年春，填星、岁星、太白三星，聚于昴毕。永丰二年秋八月，有星孛于昴毕。孝武帝太元十年夏四月，太白书见于昴毕。二十年冬十一月，大黄星出于昴毕之分五十日。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夏五月，太白书见胃昴入，羽林军遂犯毕。十九年秋九月，有星孛于天牢入五车，经昴毕之间，百余日，入西方不见。齐废帝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月在毕晕昴。北魏节闵帝普泰二年十一月，大流星出昴北东南，流历毕贯，参光明烛，地有声如雷。

梁武帝普通三年秋九月，月在毕晕、昴毕、觜参、两肩。五年秋八月，月在昴晕毕一肩。六年冬十月，月在昴晕毕两肩。中大通元年冬十月，月在昴晕毕。十二月，掩毕在毕又晕昴。五年冬十一月，月在毕晕昴。六年秋八月，月在毕晕昴四星。冬十二月，又在毕晕昴。大同四年冬十月，月在毕晕昴。七年春正月，月在毕西铄昴。八年冬十二月，月在昴晕毕。陈宣帝太建八年冬十月己未庚申，月连晕昴毕，王车及参。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春三月，有星孛于毕昴。高宗乾丰二年夏四月，彗星见于东北，在五车毕昴间。中宗景龙四年春二月，荧惑犯天街。元宗开元十八年夏六月，有星孛于昴毕。天宝十四年